

電影劇本叢書

天羅地網

石方禹 著

藝術出版社

電影劇本叢書

電影藝術編譯社編

天 羅 地 網

石 方 禹 著

藝 術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天 羅 地 網

石 方 禹 著

電影藝術編譯社編

*

藝 術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八號)

北 京 東 四 頭 條 胡 同 四 號

機 械 工 業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51) 字數：64千

開本 31''×43'' $1/32$ 印張 $3\frac{9}{16}$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1—7500

定價(6) 0.37 元

第一章

一

一片汪洋大海。海水在翻滾，波濤拍擊着岸邊的岩石，飛起點點浪花。
疊印字幕：一九五一年，東南沿海某地。

二

海水衝擊着海岸，在汹涌的波濤上面，一羣白鷺掠空而過。太陽下山了。
海岸邊一條像伏龍一樣的小山崗，山坡上每隔里把路便有一座石頭砌成的碉堡監視着海面的動靜。

碉堡旁邊，一個民兵端着一枝步槍在放哨。在他前面一片汪洋大海被輕紗一樣的薄霧籠罩着。海風吹動了他敞開的衣襟。

海洋遠處，被國民黨殘餘匪軍盤踞着的小島。在薄霧中像一團黑影似的浮在海面

上。如果用望遠鏡遠眺，人們可以隱約地看到那山坡旗桿上的匪黨旗幟和戴着鋼盔的匪軍哨兵。

海面上傳來飛機馬達的嗡嗡聲。放哨的民兵抬頭翹望，只見一架美造飛機自海那邊掠過高空消失在陸地遠處的天邊。

山高林密。飛機馬達聲自遠而近。

飛機在樹林上空盤旋着。機翼下面匪黨徽誌清晰可見。

山坡上持槍的民兵三三兩兩分散開來，在樹蔭下隱蔽着，監視着飛機。突然飛機上墜下一個降落傘。

匪機低空盤旋着，又墜下一個降落傘。

樹林下，岩石邊，民兵屏息翹望，都緊握着手裏的槍枝。

天上雲霞映輝。飛機聲逐漸微弱下去，消失在雲霞裏。半空中寂寞的幾朵降落傘正在飄飄下垂。

「同志們，不能放過一個敵人！」一個民兵高呼着。接着便響起了槍聲。

一隻降落傘一直落到地上，跳傘匪徒正想舉起自動步槍射擊，從一塊岩石後面飛出一顆子彈打中他的左胸。

又一個跳傘匪徒在草堆裏匍匐爬行，肩上揹着一個小箱子，向樹林跑去。

民兵隊長向他的同志們揮一下手臂。

十幾個民兵也向樹林深處跑去。

三

台灣某飛機場。夜晚，燈光輝煌，機場上穿着美軍服裝的匪空軍地勤人員在飛機馬達聲中匆忙地走動着。

一架小型運輸機在機場上空盤旋着徐徐下降。飛機着陸以後，駕駛員從駕駛艙裏爬出，同時一個副官模樣的陸軍人員向駕駛員迎上去。兩人握手。

保密局匪處長的辦公室。匪處長在翻閱文件。

門外響起一聲「報告！」

匪處長隨手按一下桌角電鈴的扭子，在電鈴聲中，曾經在飛機場上出現過的副官走

進屋裏來。

「丁處長！」副官立正站在匪處長桌旁。

「飛機場上有消息沒有？」匪處長頭也不會從文件裏抬起來問。

「我正預備向您報告！」副官說，「駕駛員昨天晚上八點五十三分回到台灣。在飛機場上他請我轉向您報告：四十七號和五十三號情報員已經在原定地點降落。」

「嗯！」匪處長沉思一下，「那就等他們的電報吧！」

「此外，請允許我提醒您，」副官走前一步，「美國顧問吐桑特先生請您九點半以前上他那兒去。他已經知道兩名情報人員在大陸上降落的事情。」

「我就去！」匪處長看一下手錶連忙站起。

桌上攤着一張東南沿海某省的軍事地圖。匪處長用鉛筆在圖上劃着。

「大蓋山是通往江西南部 and 廣東北部的門戶，這是一個很有價值的敵後戰略基地，它可以騷擾敵人的後方，又能箝制敵人的行動；一旦我們反攻大陸，它……」匪處長恭敬地向美國特務解說着。

「那就應該死死抓住這個基地。」美國特務吐桑特似乎不習慣於聽長篇大論，不等

匪處長說完，便打斷他。

「遺憾的是，顧問先生，」匪處長把手裏的鉛筆向桌上一扔，「現在這個基地的命運，我們已經無法知道了……」他說着望美顧問一眼，接着說：

「經過這兩年共軍的掃蕩，我們留在山上的力量受到了很大的損失。我們跟他們失掉聯絡已經三個多月了，劉團長的部下還有多少人，現在究竟在哪裏，我們都不知道。」應該派新的力量進去，恢復這個共產黨後方的基地。」美顧問說。

「我也這樣想，」匪處長眼珠一轉，「可是我們缺乏武器，沒有人，也要錢！」這些個，我都可以答應！」美顧問慷慨地回答。

「That's wonderful」太好了……」匪處長喜形於色。

「你知道，我們的任務是配合聯合國在朝鮮的軍事行動，同時在亞洲繼續製造緊張局勢。」

「對待像共產黨中國這樣的敵人，我們要隨時破壞，不能讓他有一分的安靜！」匪處長阿諛逢迎地說。

「其實我更耽心的倒是他們對這裏，對台灣軍事行動，不要忘記他們在朝鮮戰場上一切都很順利。」美顧問說罷倒了一杯酒，呷了一口。

說。「所以要箝制敵人的後方，在敵人後方埋下火藥庫，這就非常重要！」匪處長接着

「你完全了解我，」吐桑特高興地拍着匪處長的肩膀，「像我們美國土話說的，是我肚子裏的蛔蟲，這使我很高興。」

匪處長不免受寵若驚。

吐桑特又威嚴地說：「我決定派軍隊到大蓋山去，但是你要注意，在軍隊登陸以前，你們的諜報工作人員必須把共軍海防部署的情報拿到手，我們的部隊不受任何抵抗就可以登陸，必要的時候大蓋山的人馬要配合登陸的大軍。」

「這個——」匪處長遲疑一會兒，「這個很重要——」

「你打算交給誰去完成？」吐桑特逼上一句。

「困難啊！」匪處長遲疑起來，「十三號力量很單薄，整個組織沒剩下多少人了。現在得看昨天派去的兩個人——」

「不能依靠他們，」吐桑特打斷他，儼然是一個長官，「得派個得力的人去，這不是一個普通的任務。你考慮一下，再向我報告。」

吐桑特說罷站起來。

第二章

四

城市公安局裏，方局長坐在一張大辦公桌後面。他穿着人民解放軍的制服，袖上縫着公安部隊的臂章。

「空投下來的特務，已經證實了是無線電通訊人員，他們的任務是跟我們城裏的隱蔽特務組織取得聯系。」他安詳地一字一句說着，抬頭望一下站在桌子旁邊的偵察科科長，「你坐下來吧。」

「我們很早以前還接到過情報，城裏的特務組織跟大蓋山殘餘武裝土匪之間，通過一個聯絡站取得了經常的聯系，」他把桌上的一包香煙推到對方的面前，接着說，「過去我們沒法發現城裏的這個特務組織，所以也就不知道這個聯絡站在哪裏，誰在負責。」他看了一看偵察科長嚴肅的臉孔，像是要從這副臉孔裏找出問題的答案。

「大蓋山上的土匪，經過這一年的清剿，遭受到很大的打擊，剩下的極少數，現在

常常化整爲零在大蓋山附近流竄，使得我們徹底殲滅他們有了一些困難，如果能發現這個聯絡站，事情就好辦多了。」

方局長說罷站起來。偵察科長跟着站起。

「李桂林同志，」方局長推開椅子，「現在交給你跟王英同志的任務是：在最短時間以內找到這個暗藏的特務組織，他們都有哪一些人，活動的目的是甚麼，必須做到一網打盡。」他說着走近李桂林，詢問地補上一句：

「有困難嗎？」

「一定堅決完成！方局長！」李科長說。

方局長一隻手搭在李桂林的肩上：「任務不簡單，我現在先讓你看一些東西，還得把一些技術上的問題詳細研究一下。」

他挽着李桂林的肩膀轉過身去，打開通往裏屋的一扇門，走了進去。

五

田野上種植着菜蔬。

菜園盡頭是一個小山坡。山坡上的一株大榕樹蔭下一對青年男女並肩而坐，在他們

腳跟前堆着一些山兔、鷓鴣，還有雉雞之類的野物。榕樹幹上斜靠着一枝雙筒獵槍。

「學校甚麼時候放暑假？」男的問。

「還有三個星期。」女的搖着扇子，「這幾天學生正緊張地準備考試，我們當老師的也忙得一塌糊塗。」

「我能幫你忙嗎？」

「得了，你還是幫你自己的忙吧！」女的取笑着，「你還有空幫我忙？」

樹梢傳出清脆的鳥鳴聲，更顯出四週的靜寂。

樹上鳥鳴聲中夾雜着一陣鷓鴣啼。他們在傾聽。

「鷓鴣！」女的快樂地說。

男的輕輕跳起，拿過獵槍，躡手躡腳地尋找目標。女的跟在他後面。男的終於在一棵樹枝上找到一隻灰色的鳥，便在近處樹幹後隱起身子，慢慢舉起獵槍。那隻鳥正想振翅起飛，砰地一響便應聲墜地。

「又一個啦！」女的快樂地跑過去。

青年轉過身來發現山坡下小路上，一個人騎着自行車飛跑過來。他定睛瞅着。

「小劉！」他輕輕說了一聲，睜大了眼睛，困惑起來。

小劉下了車，飛跑上來。

「嘿，你們可玩樂了！」小劉邊跑邊嚷地跑近前來，發現地上的野物，驚奇地叫着：「好傢伙！王英同志！」

小劉發現女的從樹後走過來，做了個鬼臉：「何瑞先同志，您也在這兒！」

「小鬼！」何瑞先笑着，臉紅了。

「甚麼事快說吧！」王英着急了。

「李科長請你馬上回去有要緊事！」小劉吐一口氣。

王英拔腳便走。

「喂，你騎我的車吧！」小劉嚷着。

王英不答話，轉過身對何瑞先抱歉地說：「瑞先，你只好一個人回去了。」

「路那麼遠，還是讓我送你回去吧！」小劉對何瑞先說。

「那怎麼可以！」何瑞先推却着。

「這有甚麼，同志嘛！」小劉天真地說。

「瑞先，你就跟小劉一起回吧！」王英說。

「是！」小劉頑皮地立正，又轉過身去看地上的野物，「嘿，今晚該請我打牙祭

了。」說着望着何瑞先。

何瑞先望着在小路上騎着腳踏車遠去的王英。

「甚麼事，這麼急！」她喃喃地說。

「王英同志，這個任務跟過去不一樣，方局長要我們嚴格地做到隨時請示彙報。」李桂林在偵察科裏把方局長交下來的任務傳達給王英。

王英端坐在沙發上抽着香煙，正在傾心諦聽着。他微微地皺着眉頭。

「現在有些甚麼線索？」他彈一下煙灰問。

「我正要告訴你。」李科長說，「我們目前僅僅知道人民路五洲百貨商店潛伏着一個特務，是這個組織的重要人物，可能是店舖的老闆。」

王英睜大眼睛望着科長，像發現了一個秘密，把香煙按熄。

「此外，」李科長接着說，「我們還掌握了敵人聯絡的口號——」他說着從上衣口袋裏拿出一張小紙條交給王英，微笑地說：

「你馬上把它背熟，離開這裏以前把它燒掉。」

王英好奇地接過紙條，看李科長一眼，低下頭默誦。

黃昏。

人民路——城市的一條大街。

南洋式的三輪車——腳踏車旁邊掛着船形跨斗——前推後擁川流過市。小販挑着各種海鮮沿街叫賣。兩旁店舖已經華燈初上，僑鄉豪華景色依稀可見。

五洲百貨商店的招牌。臨街的玻璃櫥窗裏陳設着各色日用百貨。斜對過馬路邊一個擦皮鞋的在招攬生意。

百貨店的顧客們進進出出。

一個三十歲上下的人從馬路上逕直走進舖子裏，在玻璃櫥前站住。

「請問你們經理在嗎？」顧客問。

「您有甚麼事？」一個店員迎上來。

「有一筆買賣要跟經理面談。」

「經理有客人，」店員說，「您請後邊稍坐一會。」

顧客被引向店後一個角落坐下。

百貨店的經理室裏，經理林金標正和一個客人在談話。林金標雖然面有怒色，說話依然不得不壓低着嗓門。客人彎着腰。

「我過了這一陣子一定上山，」客人像在申辯甚麼，「林經理，您不知道，老往那一帶去，區裏那些民兵好像老在盯我。緩幾天吧，我不是不去！」

「好吧！」林金標緩和一下，「見到劉團長，你說不能讓弟兄們亂跑，這不像話，必要的時候，要用最嚴厲的手段。」

客人不斷點頭。

「你要明白，你的鼻子拴在我的繩子上——」林金標忽然變了口吻：「好好幹吧，將來有你的好處。」

林金標走到門邊預備開門，發現客人木然不動，轉過身來：「怎麼啦！」

「林先生！」客人腴腆地，「想再借一點兒——」

「哦，你是爲這個來的呀！你的雜貨鋪子不是還有買賣在做？錢都到哪兒去啦，又喝酒啦？」林金標掩藏着厭煩，「下回給你。」

客人悻悻地朝門外走，面呈失望頹唐之色。

「下一次來換一家旅館住。」林金標說罷拉開門。客人走出，這時他又變了一副和

善的笑臉，鞠躬作揖地：「李先生！再見，下次有貨再請過來看看……」

屋角的顧客見經理室門開，便站起。正在工作着的店員指林金標對他說：「經理來啦！」

顧客迎向林金標。

「您有甚麼事？」林金標問。

「有筆買賣想面談。」

林金標端詳一下來者，慢慢地讓開路，指經理室的門：「請裏邊兒談。」

林金標把門掩上，回過身來。

「有熱水瓶的軟木塞嗎？」顧客問。

「您要帶銅帽的？」林經理稍猶豫了一下。

「不帶銅帽，要三十六個。」顧客像背書似地說。

「現在正缺貨，請你把定錢留下，我想辦法。」林金標說。

顧客慎重地掏出一疊鈔票遞交林金標：「請點一下，三萬五千元。」

「請您先回去吧！」林金標說，「改日我給您送來。」